

未了因與他生果： 清遺老詩詞中的子嗣生死書寫

陳建銘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提 要

本論文探討清遺老詩詞中的「子嗣書寫」，以「生子」與「喪子」兩端情境為核心，審視朝代崩解後諸人面臨的倫理斷裂、身體困境與時代焦慮。文章指出，明遺民能藉復明運動乃至海外王氣的繁衍想像建構未來，或以詩書傳家，試圖不「亡天下」。清遺老亦有復辟之舉並試圖傳承文化，但他們面臨了古典到現代的轉型時刻，二者皆浮現挑戰。延續子嗣的希望，喪子之悲，疊加上已過盛年的生命情調與崩世光景，遺老詩詞中的子嗣書寫遂充滿了裂變之聲。

趙熙以百無聊賴的生子詞，揭示古典秩序崩毀後的身為人父的傳承焦慮；鄭孝胥在喪子詩中有事功執念與天倫崩解的交纏，其「父繼子志」更凸顯末世倫理的顛倒，最後事功有成，卻反面說明了救贖的不可能。文章進一步援引陳衍、陳曾壽等人的相關材料，展示清遺老一輩世代斷裂、生命枯竭、斷念未來的普遍經驗。

關鍵詞：清末民初 清遺老 子嗣 趙熙 鄭孝胥

未了因與他生果： 清遺老詩詞中的子嗣生死書寫

陳建銘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我亦如烏黑的空中蛙，食你看山夢：

荒徑曲盡，漁樵俱亡，新生兒

如拾穗老人撿拾這一地的建造業……

廖偉棠〈夜機上讀陳三立先生傳〉^❶

一、前言：不結他生未了因

《水滸》正傳繁本至一百廿回，英雄散去，江湖寥落，一股濃濃的悲劇氛圍。明清鼎革後，陳忱（1615-1670）託名「古宋遺民」，撰成《水滸後傳》，再續殘夢。書中，混江龍李俊率領殘存的梁山好漢暨其子侄，揚威海外，封王於暹羅，寄託了勝國遺民的烏托邦想像。^❷小說結尾，國主李俊納聞煥章之女為妃，燕青、呼延鈺、宋安平、徐晟等人金鑾殿上各得配偶，又令眾公卿盡皆完娶，「一國之中，大半是新郎新婦，真覺氣象融和，……再沒有這樣快活世界

❶ 廖偉棠：《野蠻夜歌》（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年），頁170。

❷ 駱水玉：〈《水滸後傳》——舊明遺民陳忱的海外乾坤〉，《漢學研究》第19卷第1期（2001年6月），頁219-248。

了」！^③國主於次年生世子，公卿大夫中大半生子，世代輔主守成，明夷之火，生生不息。陳忱的扶餘之夢，收在結婚、結果，想像海上王氣及祖宗血食累世不絕，同時折射了明亡清興後遺民「世襲」的期待。

不同的時代，同樣的江湖座次。民初汪辟疆（1887-1966）《甲寅》本《光宣詩壇點將錄》點混江龍，乃詞人朱祖謀（字古微，號彊村，1857-1931）。朱氏於前清官至禮部右侍郎，入民國為遺老，境遇困窘，有子一，才雋有父風，可惜壯年殞折，有孫一，早慧而又早殤，晚年始以仲弟之子為嗣。1931年冬至，彊村於枕上口占〈鷓鴣天〉一闕，越七日病卒，殆是絕筆。詞曰：

忠孝何曾盡一分。年來姜被減奇溫。眼中犀角非耶是，身後牛衣怨亦恩。
泡露事，水雲身。枉拋心力作詞人。可哀惟有人間世，不結他生未了因。^④

彊村父喪在國亡之前，盡忠盡孝，兩皆落空。姜被日冷，蓋指諸弟凋零，難慰老懷。緊接兩句用東坡獄中寄弟「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而心緒更隱微。牛衣恩怨，彊村傳硯之人龍榆生（1902-1966）如此述說內情：

彊老終身憾事，即為夫婦不睦。周夢坡〔名慶雲，1866-1934〕謂其夫人悍妬異常，病中亦不敢令見。直至死刻，宿怨或消。本有一子，年三十餘，以娶婦不賢，又不見愛於母，發狂疾以終（民國初）。一孫亦不育。夫人、媳婦竟分居三處。現有一嗣子年十七八，夫人、媳婦皆不肯承認。絕筆詞「牛衣」等句指此也。^⑤

③ （清）陳忱著，茂山校點：《水滸後傳》（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頁317-318。

④ 朱孝臧著，白敦仁箋注：《彊村語業箋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514-516。

⑤ 夏承燾：《夏承燾日記全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冊4，「1932年正月十一日」條，頁2323。

夫婦不偕，固是憾事，然而，似還不至於斷念他生。朱氏懷友，曾有句「好一笑諮禪，三生證果，天親無著爲兄弟」；^⑥ 1923 年之哭弟詞，亦不過曰「從教世世爲兄弟，知否來生更可哀」。^⑦ 此處掀翻坡詩「又結來生未了因」，^⑧ 變爲「不結」，恐怕更在舊秩序崩毀以後，來日大難，香火微昧：一子壯年發狂而死，一孫早殤，最後過繼一子，夫人、媳婦皆不認，此後世界，是何世界？膝下是吾子耶、非吾子耶？

此後世界，是何世界？古典遺民總是「有待」，在中國崇尚循環的世界觀中，天道好還，王者必興。縱使遺民不世襲，「沒有『後代』即沒有『將來』」，眾人還能如此自我開脫：族人子弟尊祖、敬宗、收族，「孑然一身之日，而有萬人百世之規」，則天下尚不亡。^⑨ 彊村詞人闔眼前所見，天道已變，現代的線性時間觀挾蒸氣騰騰殺來，其後一片荒涼。當遺老一輩中的至交鄭孝胥（字太夷，號蘇龕、海藏，1860-1938）躊躇滿志地經營滿洲國時，有人想到的卻是「民族淪胥」。1931 年 11 月，彊村得知鄭氏挈遜帝溥儀（1906-1967）北上，嘆息道：「吾今以速死爲幸，萬一遜帝見召，峻拒爲難。應命則不但使吾民族淪胥，即故君亦將死無葬身之地。」於是臥病，不復再起。^⑩ 對比前明遺民懸想暹羅國主李俊的香火鼎盛，彊村卻龍困淺灘，令人唏噓。

在上述古宋遺民（即舊明遺民）的熱望裡，海外烏托邦何嘗托根在烏何有之鄉？康熙甲辰（1664）仲秋鐫版之年，即使永曆帝稍早已爲弓弦絞殺，鄭氏東

⑥ 朱孝臧：〈哨遍·甲辰重九，讀弁陽老人「腸斷紫霞」之作，感念半塘翁，悲不自持。時距翁之沒三月矣。翁嘗為〈半塘僧鷺自序〉，輒槩括其辭，以當《薤露》〉，收於朱孝臧著，白敦仁箋注：《彊村語業箋注》，附錄 1，卷 2，頁 475。

⑦ 朱孝臧：〈鷓鴣天·龍鳳兜展彥僞弟墓〉，同前註，卷 2，頁 297。

⑧ （宋）蘇軾：〈予以事繫御史臺，獄府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二首〉其一，收於（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註：《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卷 19，頁 999。

⑨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時間中的遺民現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321-328。

⑩ 龍榆生：〈詞籍題跋·彊邨晚歲詞稿〉，收於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519。

寧王氣兀自薰天。這不免造成了兩代遺民性格之異。嚴志雄對「明遺民性詩學」的特性描述如下：「懷舊、憤怒、悲傷、絕望、遺憾、羞恥、英雄主義、虛思妄想」；^⑪ 我們記得 1659 年鄭成功（1624-1662）舟師入長江，縞素祭孝陵，東南大震，乃師錢謙益（1582-1664）以滄江遺老之姿擘畫天下，興高采烈：「掃穴金陵還地脈，埋胡紫塞慰天心」、「武庫再歸三尺劍，孝陵重長萬年枝」！^⑫ 相較之下，清遺民棲身於歷史潮流的暗角，僅餘吳盛青口中的「悲觀、憂患、頹靡、破碎的生命情調與時代景觀」，^⑬ 潘靜如則結合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對菁英生命週期的觀察，總結為「虛與委蛇的行徑，頹廢不振的精神，正符合菁英衰落之際的表現——尚存一絲消極的氣息，但缺乏積極的勇氣」。^⑭ 的確，他們間最積極的行動，只是一些組織鬆散又嫌兒戲的復辟之舉，或者 1931 年以後仰人鼻息。英雄缺席，妄想不再，「革命自有後來人」，而遺老似乎沒有。

二、研究範圍與子嗣書寫回顧

（一）研究範圍

「沒有後來人」，還可視為一種特殊的時間經驗，構成末代遺民入民國後獨特的書寫語境。當革命與共和的浪潮席捲而來，復清之舉既無正當性，亦難以召喚如前明遺民般的追隨者。以民國舊體詩壇而言，1909 年創立的南社為清末民初規模最大之文學社團，初衷即帶有鮮明的政治目標——反對滿清統治、推動革命，起名「南社」，象徵與「北廷」對峙。該社以陳去病（1874-1933）、高旭（1877-1925）、柳亞子（1887-1958）等青年詩人代表為的核心人物，諸君皆屬

^⑪ 嚴志雄：《錢謙益的「詩史」理論與實踐》（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頁 7。

^⑫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雜著·金陵秋興八首次草堂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1、4。

^⑬ 吳盛青：〈晚清遺民文學是一塊富礦〉，《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 年 10 月 16 日。

^⑭ 潘靜如：《末代士人的身份、角色與命運：清遺民文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 年），頁 44。

中國同盟會成員；此外，如黃興（1874-1916）、宋教仁（1882-1913）、汪精衛（1883-1944）等政壇鉅公亦曾入社。南社成立十四年間，成員發展到一千一百餘人。南社人的「有情」多帶有救國之「公共性」；「人生有情當如此」、「願為同胞流血矣」，亞子名句也，把私人的「力比多」（libido）引導昇華為一種英雄救國的行動；¹⁵ 關於此輩的子嗣書寫，我們很容易可以聯想起七十二烈士（七十二地煞？）之殉死：

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則亦教其以父志為志，則我死後，尚有二意洞〔五歲子、遺腹子〕在也。幸甚！幸甚！¹⁶

本文考察對象則為「清遺老」兼「擅詩詞」者，心力所限，以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之三十六名「天罡星」為主，是否為清遺老，則以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附錄「清遺民基本資料表」為判斷標準。¹⁷ 昔日詩壇點將之健者入民國後仍心懷清室者，多已垂垂老矣。年過半百者：陳三立 60 歲、鄭孝胥 53 歲、陳寶琛 65 歲、李瑞清 46 歲、樊增祥 67 歲、沈曾植 62 歲、周樹模 53 歲、梁鼎芬 54

¹⁵ 承蒙審查人提醒，本文對明清遺民論述著力較多，而對晚清民國舊詩研究脈絡，僅侷限於光宣詩壇的同溫層，而非整個民國詩壇，故於前言處加入南社諸君，以為對比。相關論述，詳張春田：〈抒情傳統與現代情感政治——南社文學文化重探〉，《清華學報》第 43 卷 4 期（2013 年 12 月），頁 673-709。（DOI: 10.6503/THJCS.2013.43(4).04）

¹⁶ 林覺民：〈林覺民家書二〉，收於張天化編：《血花集》（上海：民智書局，1928 年），頁 57-60。關於七十二烈士與七十二地煞的聯想，見潘少瑜：〈感傷的力量：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正典化歷程與社會文化意義〉，《臺大中文學報》第 45 期（2014 年 6 月），頁 269-322。（DOI:10.6281/NTUCL.2014.06.45.07）

¹⁷ 本文考察對象為「清遺老」兼「擅詩詞」者，後者以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之「天罡星」為主，見氏著，王培軍箋證：《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是否為清遺老，則以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附錄「清遺民基本資料表」為判斷標準，見氏著：《民國乃敵國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頁 431-492。以此為標準可得 22 人，除本段文字所及者以外，尚有曾廣鈞、蔣智由、李瑞清、陳曾壽、曾習經、趙熙、程頌萬等人。

歲、沈瑜慶 55 歲、楊增榮 53 歲、易順鼎 55 歲、朱祖謀 56 歲、鄭文焯 57 歲、馮煦 69 歲、況周頤 54 歲、康有為 55 歲；事實上《點將錄》所見 108 人，扣除辛亥以前過世者 27 人、生年不詳者 3 人，剩餘 78 人裡，近半已年踰知命（34 人）。延續子嗣的希望，哭子之悲，疊加上已過盛年的生命情調與崩世光景，遺老詩詞中的子嗣書寫遂充滿了裂變之聲。然則，救贖兩字，又是否在他們的書寫中成其可能？

（二）古典詩詞「子嗣書寫」之回顧

子嗣，傳宗接代者。本文考察古代親情書寫中的兩種特殊狀況：生子與喪子，即香火的艱難延續與驟然斷絕，逼視遺老詩人悲歡之極。中國古典社會對親情之看重，寫入歌詩，自先秦已然。《詩經》中父母子女之至情，既關連人倫理常，也關連著家國的治亂興衰。〈凱風〉、〈蓼莪〉，千秋絕調，這類詩作多呈現為思親、美孝子。¹⁸ 左思〈驕女〉別創一格，寫出父女間的爛漫親情，杜甫〈北征〉小女似之；盧仝〈示添丁〉善寫男童，李商隱〈驕兒詩〉、路德研〈小兒詩〉都可見為人父的驕傲與喜悅。¹⁹ 不過，這些小兒輩年歲似乎可由「通子垂九齡」向下數，未必屬於本文討論的初生之作。

生子有詩，蔚為風潮，始於唐。唐代開始有出生後三日「洗兒」的傳統，文人賦詩，往往有之。宋代洗兒詩數量及內容更多，一般自題〈洗兒詩〉，詩人依例會對初生的孩子寄予厚望，兼以自詠，東坡〈洗兒戲作〉「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的反用最稱著名。這類詩作亦可反映時局，如朱熹之父朱松「有子添丁助征戍」，在宋金和戰之議中，顯然主張收復失土，由家及國。至於旁人贈詩，詠此雛鳳，祝賀未來，寫來多大同小異。整體而言，這類作品呈現了古人濃厚的宗親觀與功名觀。²⁰ 此外，抓周、周晬、湯餅筵，都可視為生子詩、

¹⁸ 聶永華：〈《詩經》親情詩的文化蘊含與文學母題〉，《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8 卷第 6 期（2005 年 11 月），頁 33-36。

¹⁹ 林方直：〈評中國古代親情詩〉，《陰山學刊（社會科學版）》1996 年第 2 期，頁 6-13。

²⁰ 王友勝、吳春秋：〈宋代洗兒詩初論〉，《中國文化研究》2012 年春之卷，頁 90-97。

洗兒詩的複調變奏。

還必須結合遺老之生命狀況，討論「晚得子」的文化心理。據研究，《三言二拍》中有近十分之一故事（17篇）涉及相關情節，此處定義婚齡超過10年、男子年齡超過30歲尚無後為「晚得子」。根據綿延血脈的禮法思想，養兒防老、守家繼業的個人及家族需求，他們渴望得子，「得」，必須透過多積陰德，上天賜與，非人力所為強致。基於子嗣的重要程度，話本中晚而無子的夫婦因此煩惱憂愁，承受了社會和宗族對他們造成斷子絕孫的不滿的巨大壓力。而即使有子繼承家業財產，驟來的子嗣也會引發倫理關係的新變，帶來人情世事、財產權力變化的潛在威脅。²¹ 老來得子，未必僥倖，它還會讓詩的生發進入更複雜幽微的語境。

儘管只是懷抱中物，稚子幼女的夭折，亦必帶給父母巨大的煎熬。論者分析宋人寫子女之悼詩，其一，常記錄生活記憶，小孩如何聰慧可愛，又不幸夭折；其二，又常因十月懷胎之苦，悼子傷妻；最後，無論中年喪子或老年喪子，事件本身帶來的痛苦、自我責備之苦、呼天問天之苦，皆不斷出現在詩人筆端。²² 這樣的書寫又非千篇一律，譬如在晚明文學的主題表現上，還常出現悲切與曠達的雙重結構，²³ 大悲觀竟與大樂觀一致。而如柯慶明所言，「哀辭」所致，又不只「幼弱」夭亡而已、「英年」早逝，甚至「壯歲」亡故者，孰不可哀？「……雖開好花而竟未結美果的人生歷程，雖然充滿了光輝但卻立即熄滅的不幸命運。雖非幼弱，但其實一樣的是『芳意竟何成？』」至於壯歲離世者，多言及父母。²⁴ 末世中白髮人送黑髮人，情何以堪？遺老之子多已成立者，動亂中撒手而去亦不少，如下文將及的小乙與大七。

喪子屬於哀悼一類作品。柯慶明以潘岳〈永哀文〉為例，「整個過程正是由

²¹ 譚金波：〈「三言二拍」中晚得子情節類型及其文化心理〉，《鎮江高專學報》第36卷第4期（2023年10月），頁20-24。

²² 張迎歡：《宋代哀輓詩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頁18-22。

²³ 王立：《永恆的眷戀：悼祭文學的主題史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頁194。

²⁴ 柯慶明：《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217。

傷痛、痴迷、追尋、失落而終於漸漸能夠痛定思痛，以理性自持的態度，反觀自己的反應為：『此蓋新哀之情然耳』。……他最後『庶無悔兮莊子』的表白，則亦反映了他某實際解得另一種以死生『通乎命』之哲理與智慧自解的可能。這樣的作品，是不是也算『發乎情，止乎「理」義』？終究面對死亡之際，人類除了委諸『命運』，又何能有所奈何？」²⁵ 悼詩同此例，作者屢以命運自我排解，多用《莊子》「彭殤」、「蟋蟀」，釋家輪迴一類典故。

除此之外，養子、教育、過繼、盡孝、女性、出嫁、無子，皆可屬於廣泛「子嗣書寫」之內，本文以篇幅限制，聚焦於生子、喪子兩極端。而生子、喪子話題如果能與追懷父母、嫁娶、生孫之詩詞相互對照，當能見出倫理斷裂更完整的面向，筆者閱目所及，詩人追念父母、述祖德時，的確會以子嗣入詩，惟材料搜羅尚不足，談及子嗣，也多聚焦在「告慰」傳統中。至於嫁娶及儀式（中西、新舊）、生孫同為遺民世襲話題中一個延伸關鍵。嫁娶一節，堅持舊儀式者如沈曾植（乙庵，寐叟，1850-1922），倡言新法者如陳衍（叔伊，石遺，1856-1937），異音雜陳；老態龍鍾的清遺老，生孫有詩，自不待言，惟那屬於更遙遠的嗣音了。三者充分展開，亦一大文章也。今於文末表格作相關調查，期以來日再成一文，補足缺憾云。²⁶

三、生兒：一個百無聊賴的個案

前清官至江西道監察御史，彈章如火、直聲震天下的趙熙（堯生，香宋，1867-1948），壬子（1912）以後間關返蜀，終身不出。蟄居四川榮縣，趙氏以遺老之姿修史興學，吟詠不輟，有詩四千餘首，至1948年江山再度易手前夕，卒於家。除了著作豐沛，此老亦生養眾多，有子女二十一人。1913年冬，趙熙得一女，賦詩紀之，詩語百無聊賴：

²⁵ 柯慶明：《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頁224。

²⁶ 以上諸點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醒，筆者於此謹致謝忱。

〈生十三女·冬月初三〉

啄米雞雛鬧一窠，家貧其奈隱之何。來客作賀神俱懶，乃母佯歡語不多。事到嫁時方了局，情知晚景是奔波。左思尚有關心事，總算閨中奏凱歌。²⁷

少了大清俸米，面對一十三名子女，一窠雛雞，不免讓人苦惱。次聯最妙，「來客作賀神俱懶，乃母佯歡語不多」，賀客無心，乃母不喜，今日才剛生辰，已擔憂來日嫁娶又是一筆開銷，晚景奔波，勢不可免。生兒、生女詩如此憊懶，比笠翁名句「一生多累是添人」²⁸猶過之。1917年，趙熙於五十歲時舉第十六子，有詞誌喜，意態略有異同，將雞雛換了豬狗：

〈壽樓春·十月十七日，十六子士禔生〉

勞清娛多情，似圍棋鬪子，多數先贏。喜是身前身後，蔡邕張衡（占夢之祥）。家似水，書為城。老復丁、丁年添丁。算蠹簡尋仙，鴉鋤鬪土，隨分做蒼生。

完婚嫁，何時清。甚商瞿受福，元凱知名。但願無災無難，讓人公卿。橫吹曲，平林兵。自祝它榴房星星。到修得梅花，衰翁任呼劉景升。²⁹

上闕一派清閒。「勞」為領字，多虧清娛而多情，自笑得子眾多，彷彿圍棋爭勝，一場遊戲而已。占夢不須盡信，卻是必有之筆。「家似水，書為城」，寫出流離，又以坐擁文化資本而自喜。「蠹簡尋仙，鴉鋤鬪土」，即是讀書耕田，自斷此生，兼以盼望其子。

²⁷ 趙熙著，王仲鏞主編：《趙熙集·香宋詩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卷3，頁327。

²⁸ （清）李漁：〈家累〉，收於（清）李漁著，吳戰壘點校：《李漁全集·笠翁一家言詩詞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冊2，頁142。

²⁹ 趙熙：〈壽樓春·十月十七日，十六子士禔生〉，收於趙熙著，王仲鏞主編：《趙熙集·香宋詞》，卷2，頁945。

下片滲入一己憂思及時局之悲。老來得子，一喜一憂，要辦完兒女嫁娶之事，注定勞碌命。由於兵戈動盪——橫吹曲，平林兵——《史記》記商瞿年四十後有五丈夫子，福耶非耶？士提一名元凱，³⁰《襄陽記》曰杜元凱（預）好爲身後名，在此世都不必談。「但願無災無難，讓人公卿」是妙句，翻盡東坡（「無災無難到公卿」）、³¹牧齋（「鑽天驀地到公卿」），³²卻也是避世人無奈語。歇拍襲用宋遺民謝枋得「幾生修得到梅花」，則不無期待「天地寂寥山雨歇」之感。³³

檢趙熙《香宋詞》300多首，壽人、自壽多用〈五福降中天〉、〈瑞鶴仙〉、〈石湖仙〉、〈壽星明〉、〈萬年歡〉、〈天香〉等吉祥詞牌名。獨此一處用「中多拗句」、「聲情低抑，全作淒音」的〈壽樓春〉寫其子生辰，絕非一時誤用。其一，詞牌與內容雖早已脫鉤，而趙氏「選調命題，大都調與題意，頗有關合」，此其特色；³⁴又，馬一浮（1883-1967）謂其「讀書多，用事精切，蓋畢生所讀書皆用之於詞」是也，³⁵精擅於詞的趙熙不會不知道〈壽樓春〉乃史達祖悼亡妻之調，進而或有心、或無意犯了「有用以填壽詞者，大誤」³⁶之謬。此子生於斯時斯世，予欲何言？選填此調，自有一股淒涼在音中。

趙熙返蜀，川滇、川黔軍閥混戰旋起，歲無寧日。民國五年（1916），蔡鍔討伐袁世凱的護國運動大獲全勝，帝制取消。護國軍入成都，蔡奉其師梁啟超

³⁰ 「十五兄志學，十六兄元凱及余侍行」，趙念君：〈香宋先生年譜（續）〉，《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1997年第1期，頁54。

³¹ （宋）蘇軾：〈洗兒戲作〉，收於（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註：《蘇軾詩集》，卷47，頁2535。

³²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集·反東坡洗兒詩己巳九月九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9，頁263。

³³ 「天地寂寥山雨歇，幾生修得到梅花」，（宋）謝枋得：〈武夷山中〉，收於（宋）謝翱編：《天地間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

³⁴ 潛庵：〈香宋詞讀後〉，《風土什志》，第2卷第5期，1949年5月，頁12-13。

³⁵ 馬一浮：《馬一浮先生語錄類編》（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20年），頁119。

³⁶ 見龍榆生：《唐宋詞格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50。此點承蒙匿名審查人提醒，筆者於此謹致謝忱。

命，請趙熙赴省共謀善後，及至，蔡已病重，不久暴卒。³⁷天下事畢竟無緣。趙熙賦詞當下為民國六年年底，北京又迎來鬧劇一般的復辟。詞人大概敏銳地感覺到更大的動亂將至（前一年，四川護理督軍羅佩金 [1878-1922] 欲挽從政，為其婉拒），待得一切終結，「天地寂寥山雨歇」，不憚吾兒被人呼為平庸的豚犬（「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較東坡的「愚魯」過之）。³⁸潛臺詞是：只要平安二字。前述傳統生子詩的濃厚功名觀消散殆盡。

不久後的睽日填詞，更可窺深一層作者之意：

〈慶清朝·十六子睽日〉

脈望傳家，芻尼報喜，霜天晴轉佳晨。零星破物，睽盤羅列紅茵。漫學乃翁自苦，命如王霸祇愁人。金銀氣，左戈右印，年少從軍。
何事破書到手，又似曾相識，古義今文。鮮卑正語，誰問明月前身。尚憶老親愛我，至今如夢拜荒墳。梅花下，邠原斷酒，心上回春。³⁹

1917年丁巳年，趙熙「老復丁、丁年添丁」。傳統士大夫多子嗣，原為喜事，惟此世何世，「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不過消磨生命而已。東漢隱士王霸有子，蓬髮歷齒，見客而有慚色；「脈望傳家」，已可卜來日困窘。遺民既不必世襲，趙熙半嘲諷地說：年少何妨從軍？如今「四鄉盡寫拉丁字」，⁴⁰徵調急急，天下用武，睽盤內不正有「左戈右印」？

過片「何事破書到手」，打斷翩翩浮想，畢竟吾子，斯文可傳。「何事」二字，夾雜欣慰與感傷：在如此惡世界裡，傳承令人欣慰，但傳承又是否必要、或說可能？（到手的僅是「破書」而已，幾許殘帙，預示道術已裂）。一部書牽

³⁷ 趙熙著，王仲鏞主編：《趙熙集》，「附錄 趙熙年譜」，頁 1127。

³⁸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吳主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 47，頁 1119。

³⁹ 趙熙：〈慶清朝·十六子睽日〉，收於趙熙著，王仲鏞主編：《趙熙集·香宋詞》，卷 3，頁 988。

⁴⁰ 趙熙：〈寄十六子〉，收於趙熙著，王仲鏞主編：《趙熙集·香宋詩集》，卷 8，頁 745。

涉一代興亡，晚清「古義今文」，戊戌變法才二十年事，乃成前夢，當下最時髦的「今文」已是外族鮮卑語——北齊某士大夫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⁴¹——香宋詩中雙關的「四鄉盡寫『拉丁字』（Latin script）」。

想及世間親情，轉瞬荒涼，香宋嗜飲而學邨原斷酒，反寫了阮籍母喪、飲噉不輟一事。制度不再，斯文已喪，斷酒思親是一場小小的大禮議，議禮既畢，「心上回春」。而這樣的春暖不免透著一股淒涼，一如〈慶清朝〉，原指慶賀朝政清明，⁴²用此字面，又不得不讓人思及前清。對遺老而言，家國皆無可慶，而弄璋又不得不慶，此調「慶」中滋味，於家於國，都透著一絲苦澀。

兩闋詞中反覆出現的「書如城」、「蠹簡」、「脈望傳家」、「破書到手」，期待著斯文有傳，那是綿延千年以上的古典知識份子心願，亂世之中，尤因傳承的焦慮而不斷被喚起：

古代知識精英所認定的人子事親之道……更在「不墜門風」，進而「克紹箕裘」「繼志述事」。這裡的「繼」「述」，非即「子承父業」之謂；較之承業，更要「繼」的是「志」。「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宜傳、可久的，毋寧說是「耕讀」這種生活方式；更高的境界，仍然在借諸詩書的精神的「傳」「繼」。⁴³

何炳棣指出，名宦家庭的門風之墮，其一因素即是未給予子弟良好教育（「……官宦家庭的後代子孫，甚至沒有明顯的墮落行為或被溺愛的事證，家道也可能會因為他們不用功讀書或笨拙而衰落」），⁴⁴家族傳承，兢兢業業。但至少對趙氏

⁴¹ （北齊）顏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卷1，頁21。

⁴² 潘天寧：《詞調名稱集釋》（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191。

⁴³ 趙園：《家人父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41。

⁴⁴ 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頁179。

一門而言，此問題並不存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趙熙丁憂起復，攜長子德造入京，根據其幼子回憶，「公課長兄極嚴，輒施撻楚，夫人諫不聽，曾服毒已殉，幸解救而蘇」。⁴⁵ 德造雖於隔年病卒於京，螽斯多子，仍可一一提攜授書。然而，儘管上引二詞不斷致意於詩書傳家，十六子出世前一年，趙氏卻有這樣的句子：「我今亦學安心法，痴待宗文讀父書。」⁴⁶ 宗文，老杜之子。此詩要從反面看，欲「學安心法」，則其人心必不安；「痴待」，即尚未也，顯示諸兒竟不讀書。再進一步說，趙氏課子，從「撻楚」到「痴待」，態度之轉變未免令人詫異。其實，那並非父子關係有所改變，而是君臣關係（及附屬於其底下、傳統士大夫家族視為命脈的科舉仕途）不在了。

那是「世變下的士變」，衝擊了一代新人舊人，雙嵌於年輩、功名中的家父長權威也逐漸解紐。⁴⁷ 趙熙昔年入翰林有詩：「一燈紅豆三更字，回首親恩十二年。」編者案語引其《居宅記》：「稍長，授《小戴記》、《左氏傳》，昕夕講畫於宅者十二年。」⁴⁸ 此情此景，豈可再得？諸子年幼的，送新式學校；⁴⁹ 年長的，各覓出路。當然，此際如能發揮「父子同一」的優勢，出洋「鍍金」、「鍍

⁴⁵ 趙念君：〈香宋先生年譜（續）〉，頁 47。

⁴⁶ 趙熙：〈寄玉津兼懷林山腴六首〉其四，收於趙熙著，王仲鏞主編：《趙熙集·香宋詩集》，卷 4，頁 380。

⁴⁷ 參見林志宏：〈世變下的士變：科舉廢除和知識階層的定位（1900s-1930s）〉，收於甘懷真編：《身份、文化與權力——士族研究新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年），頁 387-424；孫慧敏：〈晚清民初士大夫家庭中的男性家長：以曾國藩、王闓運、譚延闓為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22 期（2013 年 12 月），頁 1-64。

⁴⁸ 趙熙：〈入翰林院〉，收於趙熙著，王仲鏞主編：《趙熙集·香宋詩集》，卷 1，頁 41。

⁴⁹ 1921 年，趙熙以五子赴成都求學，有信囑友人唐鳳聲照應：「今已冬寒，不知五子猶遵教誨不？放心他馳否？往嘗見送子求學，學未成而身敗名裂，十有八九。此子性情不定，亦不確知邪正之分。（此層最可慮）能侍賢叔，自是福命。尤望推愛不肖之意，切實規範，勿礙口也。」然而，對於新式學校，趙熙亦無好感，「近來世兄輩計漸成人，知當照常讀書。惟外觀世局，不知撥亂返正當用何術。學子爭談流派，大都趁意所云。至尋常科業，仍是從前制藝變相，利祿之途，且夫昏亂。士生斯世，惟出沒於五濁中耳。」唐振常：〈趙堯生先生手札書後〉，收於唐振常著，唐明、饒玲一編：《唐振常文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3 年），卷 4，頁 58、54。

銀」，不失為延續家族的絕佳出路，就這一點而言，在科舉廢除後，官僚顯貴的後代遠比寒門子弟更具優勢。⁵⁰但豈能以此期待遺老們？

於是宗文、宗武也不在了。1917年春，趙熙有詩：「五十逢春看柳花，愁心浪子誤天涯。衰翁日日修雞柵，宗武宗文不在家。」⁵¹此詩題為〈憶海上〉，意者兩名趙氏子嗣遠赴上海，各有機運；繁華十里洋場，乃父憂心天涯浪子，墮入紅塵，於是有懷。老人日修雞柵，年底又將添一雛兒，儘管已「老識詩書賤」，⁵²他仍將囿於慣習，展開另一輪詩書傳家的期望——然後失望？

至此，我們面臨了古典與現代交替時才會有的尷尬情境，「讀父書……」，那不再舉起的夏楚，那幾近不可能實現的期待，亦必出現在末代遺老們的門庭（而不在宋元之際、明清之際）。幸好，故事的結局並不那麼灰暗。〈慶清朝〉詞後有1937年一跋，云：「十六子晬日倚聲，今又二十年，而吾生行歸休矣，十六解讀書，所謂從軍者，祇堪一噓。」此後十年，我們還看見這名父親不厭其煩地耳提面命：「公事無多好讀書」、「自公多暇書宜讀」、「萬事不離書幾部」；⁵³以及小小的自豪，「有子倘為不羈馬，江城處處即蒲梢」。⁵⁴1982年，趙熙十六子元凱、二十子念君為其父整理、校注、出版《香宋詩鈔》，詩人畢生心血得以流傳，也可算是時代動盪下小小救贖。

⁵⁰ 「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社會和文化中致使社會變動的傳統勢力被外來的因素箝置了，因而高官顯貴們平庸的孩子便無須與貧窮人家的子弟在諸如從前的科舉考試一類的平等競爭中進行較量。……但這並沒有改變父子同一關係的模式……科舉制的廢除，普遍渴求『鍍金』學生的風氣使無能之輩不大可能被有才學的人取而代之。」許烺光著，王芃、徐隆德合譯，國立編譯館主譯：《祖蔭下：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與社會流動》（臺北：南天書局，2001年），頁266。

⁵¹ 趙熙：〈憶海上〉，收於趙熙著，王仲鏞主編：《趙熙集·香宋詩集》，卷4，頁395。

⁵² 趙熙：〈鄉情〉，同前註，卷4，頁397。

⁵³ 諸句分別出自趙熙：〈冬月十五日十六子去成都二首〉其一、〈示十六子夫婦〉、〈寄十六子〉，同前註，卷8，頁744、754、758-759。

⁵⁴ 趙熙：〈甲申秋五子十六子有詩廿子近又有詩詞杜公句驢子好男兒余未敢為此詠也秋分感群燕之飛偶記長句〉，同前註，卷8，頁834。

四、喪子：一個外強中乾的個案

身為一名末世詩人，趙香宋體露金風，其時代感受無疑是敏銳的。1914年，香宋有詩贈予文字骨肉陳衍，曰「一燈說法懸孤月，五夜招魂向四圍」，鬼語森森。汪辟疆取此作《點將錄》陳氏贊語，少年錢鍾書（1910-1998）拜謁陳衍時亦曾默誦，見其廣傳。此詩另有句「今日長安餘幾個，前朝大夢已全非」，⁵⁵可供前清京師諸友同來一哭。

然而，京師諸友中的海藏樓主人鄭孝胥恐怕不願低首此語。事實上，趙熙同時別有一題〈憑石遺寄海藏樓〉，「未來天地從君卜，大海潮頭壁立山」，⁵⁶頗寄期望。鄭氏精力瀰滿，擅技擊，亦擅權變，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炮製滿洲國一役，謗滿天下，他對時論的回擊則是「西南豪傑休相厄，會遣遺民見後清」。⁵⁷這場後清大夢要從密挈溥儀出關圓起，孝胥長子鄭垂（1887-1933，小字大七）為其得力臂膀：

辛未（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天津繼起事變，地方騷動，先生率長子垂密扈帝乘小汽艇出大沽口，復易郵船駛赴營口，旋隨幸旅順。大同元年[1932]壬申二月，兩赴奉天……會商建國大計。⁵⁸

鄭孝胥是年73歲，鄭垂46歲，父為國務院總理，子為國務院秘書，東北小朝廷裡正如日中天。一則1932年3月22日的側寫：「蘇庵出席，上所命傳之語，一

⁵⁵ 趙熙：〈讀《石遺室詩話》記慨〉，收於趙熙著，王仲鏞主編：《趙熙集·香宋詩集》，卷4，頁394。

⁵⁶ 趙熙：〈憑石遺寄海藏樓〉，同前註，卷4，頁350。

⁵⁷ 鄭孝胥：〈九日文教部登高〉，收於鄭孝胥著，黃琬、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卷12，頁413。

⁵⁸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影印滿洲圖書株式會社1938年版），頁7。

字不提。言：『皇上的事，由我包辦，無所不可。』鄭垂向坂垣言：『皇上是一張白紙，由你們軍部愛怎麼樣畫均可。』」⁵⁹ 太阿倒持，至於如此。詎料鄭垂竟於一年多後暴卒，就中隱情，多有指為日本關東軍之毒手，牽涉政爭。⁶⁰ 鄭孝胥一生骨肉緣淺，共生五子四女，成人者四子二女。1895年，殤一子東七，年方2歲；1918年，時年24歲的四子鄭勝（1895-1918，小字小乙）腦膜炎病逝；1933年，白髮人又送黑髮人。

陳衍曾評價「蘇戡詩最工於哀輓者」。⁶¹ 1895年殤子，鄭孝胥作〈哀東七〉三首，題下自注「甲午十二月十一日殤於江寧，才二歲」。⁶² 按清日甲午交鋒，八月，北洋水師覆滅於黃海，此時兩軍正鏖戰遼東半島，旅順、大連相繼陷落，詩其三故有「汝殤何足恨，浩劫行且至」之句。龐俊評曰：「方深沉陸之嗟，復有喪子之痛，惘然家國，何以爲懷？宜其聲之哀以厲也。」⁶³ 此等哀厲句子顯然並非殤子詩的正格。四子之死，鄭孝胥復有〈哀小乙〉六首：「飢飽兒自知，風雨兒自禦」，「蓋棺寧無戀，號泣羅骨肉」，「無窮父子情，草草遂終古」，「眼看尸入棺，骨肉從此棄」，論者謂「一字一淚，聲聲掩抑，寫老年

⁵⁹ 陳曾壽、陳曾矩：《局外局中人記》，收於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附錄 相關傳記資料輯錄」，頁368。

⁶⁰ 鄭禹之子的口述：「日本人是恨鄭垂的，因為鄭垂和日本上層政治人物關係密切，常把關東軍的所作所為告到日本內閣去……1933年2月9號，鄭垂頭痛，御醫佟誠（音）海、許玉（音）齋來看了，很嚴重，就送滿鐵醫院，入院後，第二天就去世了。……我父親掀起棺材蓋一看，大吃一驚，七孔流血，已淤血，就知道中毒而死。……鄭家人都懷疑是關東軍下毒，但沒有證據，只有忍氣吞聲，鄭孝胥在日記裡雖然表現了深刻的喪子之痛，也不敢多置一詞。」鄭穎達口述，錢婉約整理：〈回憶祖父鄭孝胥及其兒孫〉，《亞洲文化交流研究》第3號（2008年3月），頁487-497。

⁶¹ 陳衍著，鄭朝宗、石文英校點：《石遺室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卷13，頁240。

⁶² 鄭孝胥：〈哀東七〉，收於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卷2，頁45-46。

⁶³ 龐俊：〈蘭端記·海藏樓詩〉，收於龐俊著，白敦仁纂輯，王太厚校理：《養晴室遺集》（成都：巴蜀書社，2013年），卷15，頁858。

喪子，痛徹心扉」，⁶⁴亦《海藏樓詩》集中名篇。儘管〈哀小乙〉諸什「哀感過人，求之前賢，亦不多見」，⁶⁵六詩以自我開脫作結，乃近於傳統手法。按鄭勝有才氣，為吳淞同濟醫工大學工科高材生，兼又能詩。「尋渠詩中語，縹緲如鴻鵠」是組詩其一的思念，詩其四的寄望為「留名稱不朽，萬古付涕淚」；寫到終章，詩人開篇思索「文字久不磨，形骸倏已改」，最後結束於「文字固非道，聊復託生死」，⁶⁶以父子二人尚可託命文字，藉此傳世自慰，意緒稍趨平靜。

凡人幾歲喪子，喪第幾子，當時年歲多少，對親歷者來說驚心動魄。鄭勝死訊在遺老一輩中流傳後，陳三立隨即致書夏敬觀（1875-1953）：「蘇堪喪子想係日內事，聞之極難為懷。究係何病，係第幾子，年若干，請詳示。」⁶⁷長子鄭垂暴卒於47歲，在功名與罵名最烈的辦「英雄事業」⁶⁸之際，鄭孝胥作〈哀垂〉六首，在傳統中又有裂變。那幾乎只會出現在「會遣遺民見後清」的滿洲國。

鄭孝胥為小乙所書的木主為「清學者鄭勝克己之神主」，又稱輓聯最佳者為「家傳經訓康成學，天厄才人輔嗣年」。⁶⁹鄭勝固非學者，此以康成扣其姓，以輔嗣寫小乙之早慧而早死，不必有傳經之功。雖不須落實，但可知父親的蓋棺論定，小乙是讀書種子，體弱好學，與文字相親近，可視為其文學子嗣。鄭垂形象則大異，乃事功之子。〈哀垂〉其一：

⁶⁴ 黃珏、楊曉波：〈前言〉，收於鄭孝胥著，黃珏、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23。

⁶⁵ 同前註。

⁶⁶ 鄭孝胥：〈哀小乙〉其一、其四、其六，收於鄭孝胥著，黃珏、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卷9，頁283。

⁶⁷ 吳建偉整理：〈陳三立致夏敬觀書札簡釋〉，收於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文獻（第二十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147。

⁶⁸ 鄭孝胥之語，他認為溥儀出關謀取機會，「此乃英雄事業，絕非書生文士所能理解」，見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北京：群眾出版社，2007年），頁209。

⁶⁹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冊3，頁1718、1719。

吾年七十四，汝纔四十七。老存壯乃亡，天道難究悉。一生近好勇，才氣太橫軼。俗情殊未捐，蘊熱成內疾。忽如熬天澱，致死止六日。傷哉兒之愚，捨我為異物。⁷⁰

七十四，四十七，與老天算帳式的開頭，⁷¹ 奈何「老存壯乃亡」。鄭垂「一生近好勇，才氣太橫軼」，描出兄弟文弱與剛強之別（組詩其三亦有「壯健如熊羆」之語，時人曾回憶他「魁偉幹練，並長於游泳角力諸技」），⁷² 又似此老一生寫照，「渾身是打」。〈哀垂〉詩其一的關鍵字是「熱」，鄭垂病灶在此，惟暴卒當日「尙未能辨是天花、是猩紅熱」（或日軍投毒）而已。⁷³ 熱中是病，中醫言「內傷發熱」；熱中又與「俗情」有關，《孟子·萬章上》：「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⁷⁴ 鄭孝胥作了一輩子的功名之士，人所共知，名心盈懷，積為內熱，⁷⁵ 其子最終亦蘊「熱」成疾，六日速死。然而傷懷之餘，他並未放下那一點事功之心。

〈哀垂〉詩其二、其五都談及功名事業，一痛心疾首，一欲說還休：

-
- ⁷⁰ 〈哀垂〉組詩六首俱見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卷12，頁402-403，為省文繁，以下不一一出注。
- ⁷¹ 白居易有句「今歲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宇文所安認為「白居易總是在計算自己的年歲和時間，很可能只有他會注意到二十六和六十二的對稱」，因為「變化的世界是可以量化的，所以一個人總是知道自己得到了多少和失去了多少。總是清查存貨是很重要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賈晉華、錢彥譯：《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頁57、51。
- ⁷² 趙尊岳著，陳水雲、黎曉蓮整理：《趙尊岳集·人往風微錄》（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頁807。
- ⁷³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冊5，頁2442。
- ⁷⁴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廖明春、劉佑平整理，錢遜審定：《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9上，頁287。
- ⁷⁵ 此八字考語見龔鵬程：《中國詩歌史論·晚清詩歌綜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315。陳曾壽眼中東北大局，「此事之壞，全在鄭熱中送禮」，鄭氏熱中二字隨身，至老不衰。見陳曾壽、陳曾矩：《局外局中人記》，收於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頁365。

從亡吾父子，不恤天下詬。老夫雖先登，返顧恃勁後。嗟乎天喪我，倉卒而遇覆。伏弢折右肱，必敗焉可鬪。沈吟慮同盡，束手不能救。誰能從此止，先軫甘免胄。（〈其二〉）

不敬天降災，反躬當自責。逆來必順受，尤人亦何益。事業姑置之，家難殊可戚。譬如風拔木，龍顛委荊棘。孀孤忽滿眼，血點垂胸臆。老夫豈長存，素志堪痛惜。回思平生心，忠孝有微績。蓋棺誰論定，一逝真過客。（〈其五〉）

詩其五提及的「素志」，早在鄭垂 13 歲時，其父已耳提面命，盼其繼志：「汝父學孟軻，救時心徒勞。疇能繼我志，所願在爾曹。」⁷⁶ 那是光緒廿五年（1899），戊戌、庚子兩場晚清巨變之間。辛亥以後，「救時」自然因時制宜，改成了「復辟」。誠如胡平生的觀察，復辟派一向缺乏統合而嚴整的組織，加上消極而退守的本質，曇花一現的丁巳（1917）復辟失利後，此派迅速走向了沒落。⁷⁷ 相較之下，滿洲國十四年——無論是否種瓜得豆——以排場而言，亦算得上「烈烈轟轟做一場」。1931 年從天津張園挾溥儀同登「比治山丸號」秘密出奔者，有鄭氏父子、關東軍代表上角利一、浪人工藤忠及一姓大谷者暨十名日本兵，風濤中，「上亦暈伏余〔鄭垂〕身旁，力握余手以自持」，⁷⁸ 何限天涯孤臣之感。不過，此行又奇貨可居，「同洲二帝欲同尊，七客同舟試共論」，海藏當時口占一絕，同舟七客中的「從亡吾父子」，想必讓他飄飄欲仙了；「不恤天下詬」、「忠孝有微績」，說來其實何等自負。七十餘年老父為「先登」，四十幾歲的魁偉長子為「後勁」，理所當然，吾子「四十曰強，仕，五十曰艾，服官政」，以後家事、國事皆有所託矣，竟爾倉促遇覆，右肱先折。⁷⁹ 詩其二最後擺

⁷⁶ 鄭孝胥：〈示女景兒垂二首〉其二，收於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卷 4，頁 97。

⁷⁷ 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 年），頁 499-503。

⁷⁸ 《鄭垂日記》原本藏史丹佛大學東亞圖書館，今據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引，頁 488。

⁷⁹ 〈豐〉九三，象曰「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魏〉王弼，〈唐〉孔穎達疏，盧光明、李申整理，呂紹剛審定：《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卷 6，頁 266。

出的「免胄」⁸⁰ 姿態耐人尋味，老人抵死戰鬥的對象，是孤獨走上建（賈？）國大業上的任何阻撓，又何嘗不能是隱身於後的日人，或是「甚為相苦」的造化小兒？

對比詩其二結尾的倔強語，詩其三寫身後妻女及病中光景，「婦諧兒女慧，割愛情何如」，「獨云父勿憂，指舌空囁嚅」；日記曰「至醫院視大七，唇舌皆腫，言語不清，但云『父放心』」。⁸¹ 其四寫一陣旋風「捲塵高丈許，南趨若追隨。窗間我目擊，失聲呼兒垂」，日常而最令人動容。其五開篇「不敬天降災」，已露自疚之意，末了「忠孝」云云，雖仍大言炎炎，蓋棺誰論，又有幾許茫然。

組詩最後一首談及一件異事：

戊午勝之亡，哭弟賦永訣。於詩雖非深，下筆頗雄傑。今年吾憶勝，入春太慘切。幽明歲同逝，母子六年別。豈知應在汝，十日復夭折。驚怪詩為妖，不祥禍何烈。鬼神果先告，前後如一轍。苦吟不自休，奈此肝腸熱。

1933年1月28日為鄭勝忌日，老父觸景生情，作〈正月三日憶小乙〉，其中有句「幽明歲月應同逝，母子相依又六年」，指吳夫人六年前去世，與小乙相伴幽冥。〈哀垂〉詩中以此為讖，才哭罷小乙，又是一場急病，再度應驗了泉下母子相聚，「詩為妖」，此之謂。詩人也不會忘記賦〈憶小乙〉僅七日前，他曾有句「愚公欲移山，恃有子孫在」，陷入發兵收復北京，再建海藏樓的狂想。⁸² 如今

⁸⁰ 先軫免胄，指決心赴死殺敵以謝君。「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浦衛忠、龔抗雲、胡遂、于振波、陳咏明整理，楊向奎：《春秋左傳正義·僖公三十三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17，頁548。

⁸¹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冊5，頁2450。

⁸² 鄭孝胥：〈十二月廿六天未明〉，收於鄭孝胥著，黃珣、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卷12，頁401。

的「慘切」、「夭折」、「妖」、「不祥」、「禍」、「鬼神」，滿紙噩運無可擺脫，子孫安在？上帝無言，默視此一生負氣之人。組詩收於「苦吟不自休，奈此肝腸熱」，但已不關詩其一的功名心熱，化自杜陵「飄蓬踰三年，回首肝肺熱」，⁸³ 苦吟不休，憂思難解，盡現暮年喪子的頹唐，無復詩其二的堅忍。

詩言志，請言其素志。鄭垂為乃父政治事業之左右手，所以挽詩及於事功；一談本心，這名詩人宰相即指天畫地，「伏弑折右肱，必敗焉可闕」，「誰能從此止，先軫甘免胄」。按鄭垂逝於2月14日，鄭孝胥日記先詳寫其病情、死狀，後竟以此作收：「辛未十月初一日俱出天津，當時誠有奮不顧身之慨，志業未遂，乃歿於長春，我當竟爾之志。」⁸⁴ 父繼子志，這是何等顛倒世界，老人又是何等頑強。

也只有在這一個層次上，海藏還能保持他的一味精悍。喪子後的這一年重陽節，「鄭重九」照例登臨有詩，即是本節開頭所及：

雪後重陽夕照明，高臺縱目俯神京。平原已覺山川伏，投老翻教歲月輕。
燕市再遊非浪語，異鄉久客獨關情。西南豪傑休相厄，會遣遺民見後清。

燕市再遊，收京念念不忘；大清之後，復有大清，縱欺人亦英雄語。隔年（1934）舊曆正月，滿洲國改國體為大滿洲帝國，溥儀在新京城外舉行皇帝郊天禮，改元康德。三月，以國務總理鄭孝胥、財政大臣熙洽（1884-1950）為修聘特使，東渡日本答謝，受天皇接見，進呈國書，並與日方商討兩國國政。海藏於途中作〈使日雜詩〉，有頌聖語，有積極語。三月十二日（4月25日）渡海來歸，恰逢其75歲生日，船上有一盛大如夢的宴飲。此日日記：

觀日出，甚麗。田邊參議、入江次長、古田司長、丸檢察官、西村推事、

⁸³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冊5，卷8，頁678。

⁸⁴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冊5，頁2442。

白井、羅秘書及國務院屬官三輪等同來祝壽，於艙中舉酒，各盡一觥。作詩，作字。入江來談宮內府事。南部艦長於晚餐舉酒為賀，且三呼「皇帝萬歲」；亦三呼「天皇萬歲」以報之。三等客〔艙〕聯合四百餘人，代表一人求見稱賀，出見之。為言日本官民優待之狀，當使日滿親如骨肉乃足以報其親善之誠意，眾皆連呼「萬歲」而退。⁸⁵

壯麗的日出下，日人諸官僚先舉酒一盞為祝。晚宴上，艦長舉酒，三呼「皇帝萬歲」，鄭孝胥亦三呼「天皇萬歲」回禮，政治與個人生命打成一片。三等客艙四百人推舉代表一人為祝，又可見萬眾擁戴。鄭氏以總理身份接見，為說此行日人之優待，曉喻日滿當親善如骨肉云云，眾人三呼「萬歲」而去。這幾乎是他勳名事業的最高峰，「誰能從此止」，他兌現了對亡子的承諾，走完了最後一步。一年間，日人將逐步收權，架空鄭孝胥，終於 1935 年 5 月 21 日逼其辭職。不過那是後話了。此夜此際，滿洲帝業已成，他剛結束一趟尊榮的使節之行，在這熱烈哄鬧、萬歲聲不絕於耳的生日裡，老人油然吟出的句子讓人怵目驚心——骨肉凋零換劫灰，興亡萬狀祇餘哀！⁸⁶

換言之，遺老中最具精力的鄭孝胥，復辟諸舉中最「成功」的滿洲一役，外強中乾，究只換來纏骨一哀。沒有「古宋遺民」想像的子又生孫，孫又生子，生生不息。只有喪子，只有死亡。他們已過份衰老了。兵戈滿地的民國，又將斷送多少名父之子？1928 年，遊戲人間的樊增祥（1846-1931）送走次子季瑞，號稱歡娛能工的 83 歲老人，也有「傷心祖父兼妻子，十七棺經手自埋」、「家國都無人養老」、「暮齒翻教哭壯男」的幽憂語。⁸⁷ 那似乎是上天對一整個世代的詛咒，1930 年，陳衍眼中的怪現狀是：「健如黃犢翻摧折，老似疲牛卻告存。但

⁸⁵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冊 5，頁 2522。

⁸⁶ 鄭孝胥：《使日雜詩》其二十二，收於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卷 13，頁 419。

⁸⁷ 樊增祥：《哭瑞兒》八首，此組詩不見集中，刊於《北平畫報》，〈追悼已故名藝術家 KD 先生專號〉，1928 年第 23 期，第 2 版。

見衰翁時哭子，近來顛倒是乾坤。」⁸⁸ 兩人不約而同都用「翻」字。天「翻」地覆——用此字更有震盪感；「進步的風暴」；新天使（Angelus Novus）——的時代裡，遺老們的喪子詩只能頹唐如斯，沒有救贖。不承諾以莊子書、三生石。我們記得青年溥儀登上執政寶座時的大願：「無論艱難忍耐到何地步，總想達到志願，恢復祖宗疆土社稷，救百姓困苦，再生一皇子。此三願若能做到，死亦瞑目。」⁸⁹ 那惟一能掌握在自己手裡的最後一願，終究沒有「結果」。仰人鼻息的末代孱君老臣，注定已喪失了生命力。

或許可以陳衍收合以上生子、喪子兩個話題。儘管他在詩話中點評他人用「遺老」二字入詩，稱「惟余甚不主張『遺老』二字，謂一人有一人自立之地位，老則老耳，何遺之有？」⁹⁰ 身為「民國的老輩」，他們的確分享共同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且陳衍骨肉之悲有過於眾人處。根據其長子陳聲暨所編的《石遺先生年譜》：

1875 年，臘月杪，先母產長兄二日而殤，病甚殆。
1880 年，冬先母產一妹不育。
1881 年，九月產一弟，墜地已死。
1889 年，三月，十弟殤於家。家君得信甚痛惜。
1900 年，九月，二弟漸死〔23 歲〕。
1905 年，正月三日，三弟被病逝〔27 歲〕。
1925 年，七月十三日，長子聲暨出殯〔49 歲〕。
1927 年，七弟聲訖死〔45 歲〕。 ⁹¹

⁸⁸ 陳衍：《石遺室詩續集·華鬢喪其少子哀悼特甚小詩以解之》溫州市圖書館藏民國乙亥 [1935] 刊本，卷 4，頁 14 上。

⁸⁹ 陳曾壽、陳曾矩：《局外局中人記》，收於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頁 371。

⁹⁰ 陳衍著，鄭朝宗、石文英校點：《石遺室詩話》，卷 29，頁 449。

⁹¹ 此譜於陳聲暨逝後由陳衍門生王真補編，故及於其身後事。見陳聲暨、王真編：《石遺先生年譜》，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八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 年），冊 277，頁 33、41、43、65-66、128-129、152、315、325。

《年譜》於聲訖之死一條下如此記載：「公生八男兒，成人者四，至是盡矣。」這年陳衍已 72 歲，垂垂老矣。1910 年，二子聲漸於天津學堂就讀時，同學之婦爲洋兵所欺，被聲漸說退。洋兵旋復來，開鎗戕之，陳衍有七古〈哀漸兒〉，痛惜「危邦亂邦動可死」，⁹² 長歌當哭；1905 年聲被病逝，無詩；1925 年長子聲暨之死，老父大慟，直到隔年才有詩哀之。詩其三最令人心傷：「八月由來最有凶，更從七月起罡風。西來秋色全淒黯，北地妻孥幾告終。」⁹³ 八月，催命之月，陳衍的父親、長兄、長嫂、妻子皆逝於桂花香中，年末五旬的長子先卒於七月，罡風甚惡。第三句取消了整個秋日的光明；北地凶險，喪我妻孥，老人家眼中，時間、空間都瀰漫著惡意。他只能期待遙遠的春天一瀉秋心（詩其八：「長江日夜東流水，共汝春來快瀉之」）。⁹⁴

惟是，陳衍思想較通脫，其〈己巳七夕〉有云：「今朝是我亡兒日，合作淒風苦雨天。縱使道人心似鍊，也思結箇再生緣。」⁹⁵ 畢竟非苦戀前清、斷念他生的遺老如朱彊村一類人。事實上，前文所及 1918 年朱氏喪子，陳衍就有「還就吉人詢命相，謝山晚子莫嫌遲」⁹⁶ 詩語慰之。按全祖望（1705-1755）三十九歲始舉一子，天機有靈；石遺預祝來年「彊村得子，可喜可喜」。⁹⁷ 誰知此後十年內，他會連喪兩子，四男都盡。更出人意料的是，謝山晚子之祝回到了自己身上——1928 年，陳衍竟又舉一男，73 歲老人賦〈生兒〉詩，詩曰：「五十年前當此時，初添家累爲生兒。兒歸黃土逾三載，卻又生兒益我悲。」⁹⁸ 想及 1877

⁹² 陳衍：〈哀漸兒〉，收於陳衍著，陳步編：《陳石遺集·石遺室詩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上冊，卷 3，頁 114。

⁹³ 陳衍：〈傷暨兒〉其三，同前註，續集卷 2，頁 381。

⁹⁴ 同前註，頁 382。

⁹⁵ 陳衍：《石遺室詩續集·己巳七夕》，卷 3，頁 9 下。

⁹⁶ 陳衍：〈聞古微同年喪子奉唁〉，收於陳衍著，陳步編：《陳石遺集·石遺室詩集》，上冊，卷 8，頁 266。

⁹⁷ 「先生年三十九始得子昭德，方舉，忠介後人芍庭先生入賀，先生曰：『何知之神也？』芍庭曰：『夜來寒家影堂中，不知何人揚言曰：『謝山得子，可喜可喜。』故來訊耳。』亦一奇也。」見（清）全祖望著，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卷首，頁 7-8。

⁹⁸ 陳衍：《石遺室詩續集·生兒》，卷 3，頁 4 上。

年長子聲暨出世，罡風力大遂摧折之，今又生兒，哪裡可喜？亦如香宋一般百無聊賴罷了。

又或許，因為材料的限制，我們不以生子、喪子收合話題，試著觸類而通。1917年丁巳復辟失利後一、二年間，陳曾壽（仁先，蒼虬，1878-1949）曾喪一子滄。此事年譜不載，陳氏亦無所作，只於20年後逗漏消息：「昔喪少子滄，萬境變蕭索。一日未暫忘，廿載事猶昨。」⁹⁹大約當時心緒甚惡，遂至失語。但類似的書寫依然存在著，1903年，陳曾壽進士連捷，隔年乃殤一女，悲欣交集；復一年，其三兄又殤一女，曾壽有詩寄之：

去年我失女，涼秋生炎曦。歸家見我侄，面貌驚如伊。長女錯識妹，喜極但索歸。我亦多抱持，相對何依依。安知歲一周，地下真相隨。遙想瓢飲人，雙涕還一垂。書來使我咤，寄字聊相悲。¹⁰⁰

此詩詩筆生動而悲淒。金鑾一去，天地肅殺，不意於三兄家中見到侄女，面貌相似，彷彿再來人。不僅長女錯認為妹，自己也數度懷抱，一晌貪歡。只可惜此緣太淺，侄女旋化，徒留一副眼淚，一紙哀歌。

1922年，蓬萊又淺。清帝、共和、洪憲、北洋諸系你方唱罷我登場，惟一不變的是死亡。此年，陳曾壽幽居西湖，經歷了父逝、乃師沈曾植之逝，又送走一名小侄女。〈哭侄女嵐〉云：「哭汝惟殘淚，吾生有已微。沉疴天獨酷，純美世原稀。苦羨西方樂，魂應大母依。至言吾詔汝，須悟再來非。」¹⁰¹詩人該會想起當年「再來」那一幕。惟此世太苦，清遺一代人的肺腑言只得是：斷念未了因，不結他生果。

⁹⁹ 陳曾壽：〈哭澄侄〉，收於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卷10，頁227。

¹⁰⁰ 陳曾壽：〈渭漁三兄殤女感寄〉，同前註，卷1，頁39。

¹⁰¹ 陳曾壽：〈哭侄女嵐〉，同前註，卷4，頁133。

五、結語

光宣詩壇卅六天罡而入民國後爲遺老者，除文中所舉數人外，實際留有明確子嗣書寫者並不算多。就年齡層而言，他們大半已過生育之年，「生子」之喜固然不復爲生命經驗中的主要事件；然而，若轉就「喪子」而言，情形卻更令人費解。遺老詩詞中屢見國亡、身老、友朋凋謝、文酒零落之歎，則白髮人送黑髮人，豈不正是其末世感受中最尖銳、最難承受的一端？所謂「衰翁時哭子」，本已帶有倫常倒置、天序崩裂之意；置於易代之後，更近於一個顛倒世界的私人縮影：家國既失其所依，父子倫序亦被死亡所破，宗桃、血脈、記憶與未來同時陷入斷裂。

因此，相較於光宣以來文酒唱和、酬贈題詠之連篇累牘——潘靜如所謂清遺民之「本體」，¹⁰² 諸老喪子而無詩詞傳世，便不免顯得異常。或許，沉默本身亦是一種值得辨認的病症：面對子嗣死亡，詩人並非無感，而是失去了將悲痛轉化爲文字的能力。換言之，遺老詩詞中最常見的機制——以唱和維繫群體，以詩詞安頓自我——在喪子之事前未必總能運作。當死亡切入血脈之內，哀痛或已不再能被穩定地「產出」爲作品；那並不是無詩，而是詩之所以可能的象徵秩序，一時失效。無可排遣、無以爲辭。

當然，文獻流傳的偶然性仍不可忽略。如樊增祥哭子詩曾刊於報端，未被收入集中，此一例子提示我們：今日所見「無詩」，不必當日無作，只是很長一段時間內，清遺詩詞只供覆瓿。誰曾說過的，驀地黑風吹海去，世間原未有斯人。¹⁰³

¹⁰² 「詩詞唱和構成了清遺民的日常生活，意義非常。這樣的唱和活動與唱和文本，自然都是『表演』，但不能忘了，它們是實實在在的日常生活，清遺民毫無表演包袱，在此意義上，唱和詩詞幾乎堪稱清遺民的『本體』」，見潘靜如：《末代士人的身份、角色與命運：清遺民文學研究》，頁28。

¹⁰³ 沈曾植：〈病起自壽詩〉其三，收於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9，頁1140。葛兆光於1995年用以囊括沈曾植等同人被遺忘的命運，見氏著：〈世間原未有斯人——沈曾植與學術史的遺忘〉，收於葛兆光：《餘音：學術史隨筆選（1992-2015）》（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3-25。

1923年，陳三立（伯嚴，散原，1853-1937）喪長子陳衡恪（師曾，1876-1923）。師曾英年殞落，震撼文壇，弔者數百，散原老人竟亦無詩，僅有行狀一篇。原因或可由十年前一首詩推敲起。1913年，陳氏闔家團團，舉盞相慶，散原賦〈除夕〉詩，詩卻由「驚鵲起將雛」起興，讓人隱隱不安。此詩結尾「市聲雜歌吹，流入成樂國。椒盤兒女前，萬態償追憶」，「償」字耐人尋味。曾守仁指出，散原眼前「市聲雜歌，椒盤兒女」的萬態，皆成了追憶過去之償；換言之，即是連未來都被過去預先淘空了。¹⁰⁴然則生子、喪子的當下何以異？幽冥之火，吞噬了喜，縱養了愁。

本文以趙香宋之生子、鄭孝胥之喪子等展示清遺老子嗣生死書寫的兩種限度：前者顯示傳統功名、詩書傳家的期待，在民國亂世中已趨萎縮；後者則顯示復辟事功即使曾以子嗣為助手與後繼，最終仍無法轉化為可持續的歷史秩序。由此觀之，清遺老的「生子」與「喪子」多關涉「亡國」兼「亡天下」後的時間經驗：生子所召喚的是一個不確定、不可託付的未來；喪子揭示的則是未來在眼前崩塌的現實。本文所謂「未了因」與「他生果」，亦正在此意義上成立：清遺老仍以古典倫理理解父子、宗祧與傳承，卻已身處一個使這些倫理難以兌現的現代轉折時刻。與其說明遺民「尚有未來」、清遺民「已無未來」，不如說二者皆在亡國之後重新處理傳承、後嗣與身後世界的問題；其差異不在有無未來，而在未來如何被託付，或在何種歷史條件下變得難以想像。明遺民書寫中固然較多復國、傳家與文化延續的期待，清遺老詩詞中則更常見未來失所、血脈無寄與後繼斷裂之感。本文所討論的子嗣生死書寫，正可視為此一差異在私人倫理層面的尖銳呈現：他們並非不能想像傳承，而是越想像傳承，越見出傳承本身的虛妄罷了。

¹⁰⁴ 曾守仁：〈導論：世變與抒情〉，收於曾守仁：《惡世界裡的抒情：清末民初詩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4年），頁7。

附錄：清遺老生子、喪子情況調查

《光宣詩壇點將錄》天罡座次	人名	生卒年	入民國後之政治立場	生子、喪子情況調查
天魁星及時雨	陳三立	1853-1937	遺老	1923 年，喪子衡恪，檢《散原精舍詩文集》，無詩，有行狀一篇。
天罡星玉麒麟	鄭孝胥	1860-1938	遺老	詳見內文。
天機星智多星	陳寶琛	1848-1935	遺老	1911 年生第五子，無詩。
天閒星入雲龍	清道人李瑞清	1867-1920	遺老	無嗣，以其兄之子為嗣。
天勇星大刀	袁昶	1846-1900	逝於前清	
天雄星豹子頭	林旭	1875-1898	逝於前清	
天猛星霹靂火	范當世	1854-1905	逝於前清	
天威星雙鞭	張之洞	1837-1909	逝於前清	
天英星小李廣	陳曾壽	1878-1949	遺老	1919 年，喪子滄，檢《蒼虬閣詩集》，無詩。其餘詳見內文。
天貴星小旋風	寶廷	1840-1890	逝於前清	
天富星撲天雕	李慈銘	1830-1894	逝於前清	
天滿星美髯公	梁鼎芬	1859-1920	遺老	殤子龍駒於 1893 年，無嗣，以姪思孝為嗣。
天孤星花和尚	金和	1818-1885	逝於前清	
天傷星行者	黃遵憲	1848-1905	逝於前清	
天立星雙槍將	樊增祥	1846-1931	遺老	檢《樊增祥年譜》，民國後無生子，1928 年喪次子季瑞，作〈哭瑞兒〉。
天捷星沒羽箭	趙熙	1867-1948	遺老	詳見內文。
天暗星青面獸	沈曾植	1850-1922	遺老	無嗣，以其弟之子為嗣。《海日樓詩集》有娶媳、生孫詩。
天祐星金槍手	曾習經	1867-1926	遺老	曾習經有子二，皆早殤，以伯兄述經之子靖聖為嗣。
天空星急先鋒	周樹模	1860-1925	遺老	檢周樹模《沈觀齋詩集》，有〈課兒夜讀〉、〈聽書偶占二絕句〉「西風窗外葉聲哭，屋裡讀書忙兩雛。吾老已無千里意，更驅驢子向修途」；有〈和樊山翁喜得女孫宴客〉；〈澆花示兒〉。

《光宣詩壇點將錄》天罡座次	人名	生卒年	入民國後之政治立場	生子、喪子情況調查
天速星神行太保	康有為	1858-1927	遺老	1911年，十月，康有為生女同琰，十一月，長子同錢三周歲，為賦詩一首。（惟此時康非遺老心態，「先君以武漢事起，天下響應……滿洲歸化，實同滅亡。天所廢之，誰能興之，舊朝可勿論也」。）
天異星赤髮鬼	劉光第	1859-1898	逝於前清	
天殺星黑旋風	易順鼎	1858-1920	遺老	檢《易順鼎研究·易順鼎繫年詩傳》，1875年，殤子兆兒；1882年，七歲兒阿仁殤亡；1891年，九歲子家錢夭折；1899年，生子家鉞（君左）。入民國後無相關詩文記載。
天微星九紋龍	沈瑜慶	1858-1918	遺老	沈瑜慶生子、殤子皆在民國以前，檢《濤園集（附：年譜）》，入民國後無相關詩作。
天究星沒遮攔	楊增華	1860-1933	遺老	檢《楊昀谷先生遺詩》及相關事略，未見生子、喪子記載，入民國後無相關詩作。
天退星插翅虎	丘逢甲	1864-1912	出仕	
天壽星混江龍	王鵬運	1849-1904	逝於前清	
天劍星立地太歲	馮煦	1844-1927	遺老	檢《馮煦年譜長編》，1921年，得曾孫景曾，賦詩並與諸君和作；1927年，嗣孫祖植夭，同年馮煦猝逝。
天平星船火兒	朱祖謀	1857-1931	遺老	1918年喪子方飴，檢《彊村樂府》，無詞。
天罪星短命二郎	況周頤	1859-1926	遺老	檢《況周頤年譜》，1919年喪女，作〈八聲甘州〉，略及其事。
天損星浪裏白條	鄭文焯	1856-1918	遺老	檢《鄭文焯年譜長編》，入民國後無子女出世、逝世。1917年，鄭文焯曾致書程潛，託其為子謀食。
天敗星活閻羅	文廷式	1856-1904	逝於前清	
天牢星病關索	楊深秀	1849-1898	逝於前清	

《光宣詩壇點將錄》天罡座次	人名	生卒年	入民國後之政治立場	生子、喪子情況調查
天慧星拚命三郎	蔣智由	1865-1929	遺老	蔣智由二子皆於民國以前成人，檢《蔣智由傳》，入民國後無生子、喪子及相關詩作。
天暴星兩頭蛇	程頌藩	1852-1888	逝於前清	
天哭星雙尾蠍	程頌萬	1865-1932	遺老	檢程頌萬《鹿川田父集》，無相關著作，惟有一生孫詩〈度歲經居武昌文章居京師各添一孫〉、一賀人生孫詩〈題蘭石壽懷蘇六十抱孫〉。
天巧星浪子	曾廣鈞	1866-1929	遺老	檢曾廣鈞《環天室詩集支集》、《外集》，無相關著作。惟《環天室詩集》〈爲女寶蓀作楷〉及其四齡女。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浦衛忠、龔抗雲、胡遂、于振波、陳咏明整理，楊向奎審定：《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廖明春、劉佑平整理，錢遜審定：《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魏）王弼，（唐）孔穎達疏，盧光明、李申整理，呂紹剛審定：《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北齊）顏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年)。

(宋)蘇軾：〈予以事繫御史臺，獄府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二首〉其一，收於(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註：《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19。

(宋)蘇軾：〈洗兒戲作〉，收於(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註：《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47。

(宋)謝枋得：〈武夷山中〉，收於(宋)謝翱編：《天地間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清)李漁：〈家累〉，收於李漁著，吳戰壘點校：《李漁全集·笠翁一家言詩詞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冊2。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雜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清)陳忱著，茂山校點：《水滸後傳》(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

(清)全祖望著，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王立：《永恆的眷戀：悼祭文學的主題史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賈晉華、錢彥譯：《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

朱孝臧著，白敦仁箋注：《彊村語業箋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

- 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 吳建偉整理：〈陳三立致夏敬觀書札簡釋〉，收於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文獻（第二十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146-183。
- 汪辟疆著，王培軍箋證：《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沈曾植：〈病起自壽詩〉其三，收於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9，頁1140。。
- 林志宏：〈世變下的士變：科舉廢除和知識階層的定位（1900s-1930s）〉，收於甘懷真編：《身份、文化與權力——士族研究新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頁387-424。
-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 林覺民：〈林覺民家書二〉，收於張天化編：《血花集》（上海：民智書局，1928年），頁57-60。
- 柯慶明：《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
- 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
- 唐振常：〈趙堯生先生手札書後〉，收於唐振常著，唐明、饒玲一編：《唐振常文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3年），卷4，頁51-63。
- 夏承燾：《夏承燾日記全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
- 馬一浮：《馬一浮先生語錄類編》（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20年）。
- 許烺光著，王芃、徐隆德合譯，國立編譯館主譯：《祖蔭下：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與社會流動》（臺北：南天書局，2001年）。
- 陳衍：〈哀漸兒〉，收於陳衍著，陳步編：《陳石遺集·石遺室詩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上冊，卷3，頁114。
- 陳衍：〈傷暨兒〉其三，收於陳衍著，陳步編：《陳石遺集·石遺室詩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上冊，續集卷2，頁381。
- 陳衍：〈聞古微同年喪子奉唁〉，收於陳衍著，陳步編：《陳石遺集·石遺室詩

- 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上冊，卷8，頁266。
- 陳衍：《石遺室詩續集》溫州市圖書館藏民國乙亥[1935]刊本。
- 陳衍著，鄭朝宗、石文英校點：《石遺室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
- 陳曾壽、陳曾矩：《局外局中人記》，收於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頁355-385。
- 陳曾壽：〈哭侄女嵐〉，收於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卷4，頁133。
- 陳曾壽：〈哭澄侄〉，收於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卷10，頁227。
- 陳曾壽：〈渭漁三兄殤女感寄〉，收於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卷1，頁39。
- 陳聲暨、王真編：《石遺先生年譜》，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八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冊277。
- 曾守仁：〈導論：世變與抒情〉，收於曾守仁：《惡世界裡的抒情：清末民初詩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4年），頁1-46。
- 黃坤、楊曉波：〈前言〉，收於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1-30。
-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北京：群眾出版社，2007年）。
-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影印滿洲圖書株式會社1938年版）。
- 葛兆光：〈世間原未有斯人——沈曾植與學術史的遺忘〉，收於葛兆光：《餘音：學術史隨筆選（1992-2015）》（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3-25。
- 廖偉棠：《野蠻夜歌》（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年）。
- 趙尊岳著，陳水雲、黎曉蓮整理：《趙尊岳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
-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趙園：《家人父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

趙熙著，王仲鏞主編：《趙熙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年）。

樓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潘天寧：《詞調名稱集釋》（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年）。

潘靜如：《末代士人的身份、角色與命運：清遺民文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 年）。

鄭孝胥：〈九日文教部登高〉，收於鄭孝胥著，黃琬、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卷 12，頁 413。

鄭孝胥：〈十二月廿六天未明〉，收於鄭孝胥著，黃琬、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卷 12，頁 401。

鄭孝胥：〈示女景兒垂二首〉其二，收於鄭孝胥著，黃琬、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卷 4，頁 97。

鄭孝胥：〈使日雜詩〉其二十二，收於鄭孝胥著，黃琬、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卷 13，頁 419。

鄭孝胥：〈哀小乙〉其一、其四、其六，收於鄭孝胥著，黃琬、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卷 9，頁 283-284。

鄭孝胥：〈哀東七〉，收於鄭孝胥著，黃琬、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卷 2，頁 45-46。

鄭孝胥：〈哀垂〉組詩六首，收於鄭孝胥著，黃琬、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卷 12，頁 402-403。

龍榆生：〈詞籍題跋〉，收於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506-524。

龍榆生：《唐宋詞格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龐俊：〈簡端記〉，收於龐俊著，白敦仁纂輯，王大厚校理：《養晴室遺集》（成都：巴蜀書社，2013 年），卷 15，頁 771-878。

嚴志雄：《錢謙益的「詩史」理論與實踐》（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

龔鵬程：《中國詩歌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二）期刊論文

王友勝、吳春秋：〈宋代洗兒詩初論〉，《中國文化研究》2012 年春之卷，頁 90-97。

林方直：〈評中國古代親情詩〉，《陰山學刊（社會科學版）》1996 年第 2 期，頁 6-13。

孫慧敏：〈晚清民初士大夫家庭中的男性家長：以曾國藩、王闓運、譚延闓為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22 期（2013 年 12 月），頁 1-64。

張春田：〈抒情傳統與現代情感政治——南社文學文化重探〉，《清華學報》第 43 卷 4 期（2013 年 12 月），頁 673-709。（DOI:10.6503/THJCS.2013.43(4).04）

趙念君：〈香宋先生年譜（續）〉，《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1997 年第 1 期，頁 47-57。

潘少瑜：〈感傷的力量：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正典化歷程與社會文化意義〉，《臺大中文學報》第 45 期（2014 年 6 月），頁 269-322。（DOI:10.6281/NTUCL.2014.06.45.07）

鄭穎達口述，錢婉約整理：〈回憶祖父鄭孝胥及其兒孫〉，《亞洲文化交流研究》第 3 號（2008 年 3 月），頁 487-497。

駱水玉：〈《水滸後傳》——舊明遺民陳忱的海外乾坤〉，《漢學研究》第 19 卷第 1 期（2001 年 6 月），頁 219-248。

聶永華：〈詩經親情詩的文化蘊含與文學母題〉，《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8 卷第 6 期（2005 年 11 月），頁 33-36。

譚金波：〈「三言二拍」中晚得子情節類型及其文化心理〉，《鎮江高專學報》第 36 卷第 4 期（2023 年 10 月），頁 20-24。

（三）學位論文

張迎歡：《宋代哀輓詩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

（四）報刊文章

吳盛青：〈晚清遺民文學是一塊富礦〉，《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10月16日。

樊增祥：〈哭瑞兒〉八首，《北平畫報》，〈追悼已故名藝術家KD先生專號〉，1928年第23期，第2版。

潛庵：〈香宋詞讀後〉，《風土什志》，第2卷第5期，1949年5月，頁12-13。

Unfinished Causes and Future Fruits: Writing the Birth and Death of Descendants in the Poetry of Qing Loyalists

Chen, Chien-Mi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late Qing loyalist poets represented their children, focusing on the paired situations of childbirth and child loss as windows into their ethical ruptures and deep-seated anxieties after the dynasty's fall. It argues that, unlike Ming loyalists who could still imagine restoration or cultural renewal, Qing loyalists lived in a transitional age where classical traditions were collapsing and the future felt irretrievably closed. Through Zhao Xi's unsettled writings on fatherhood and Zheng Xiaoxu's grief-laden elegies—where the pursuit of merit becomes a fragile defense against despair—the study shows how hopes for lineage and the pain of its interruption shaped a distinctly apocalyptic tone in their poetry. Incorporating cases such as Chen Yan and Chen Zengshou, the paper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this generation commonly faced generational discontinuity, emotional and bodily exhaustion, and a pervasive sense of hopelessness toward the future.

Keywords: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Qing Loyalist, Lineage, Zhao Xi, Zheng Xiaoxu